

## 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古本水滸傳 第二十四回 小孤山李俊報仇 定陶縣刁椿遇害

話說癩頭龜張魁鬥張順不過，下水圖逃，混江龍李俊看得分明，一拋分水虎頭鉤，跟蹤入水。你想李俊綽號混江龍，水底裡張得兩日，空手捕得魚蝦。張魁水性恁好，到底不是李俊對手，只逃得五七丈水面，就吃李俊一把拿了。李俊跳到船上，張順便一索把張魁綁了，張魁長歎一聲，默然不語。李俊換過水靠，收拾起分水虎頭鉤，卻待登岸，只見穆弘、蘇大隆都回來了。穆弘連稱痛快，叫一聲：「李大哥，果然不出你之所料，半路上就撞見一班狗男女，張牙舞爪，奔來救應，吃俺們迎頭大殺一陣，殺得落花流水，死的死，逃的逃，竟沒一人到得這裡。俺們殺得順手，就由蘇大隆引去張魁家中，不問男女老幼，逢人便殺，將他一門斬盡殺絕，搜得不少金銀財物，都取將來；臨走時分，索性放起一把火，把這廝的房子也燒了。」李俊當下把張魁提到船頭上，手執尖刀，指定他說道：「你這廝實屬惡毒，俺叔父須不曾干犯你，你却平地掀風作浪，將他老人家而於貴害死。你殺了分水犀朱小八不算，又殺他全家，又放火燒掉他的房屋，實在罪大惡極，你如今還有何說？」張魁把眼睛一瞪，說道：「沒有什麼話。俺只願早死！」李俊喝道：「你要死麼？俺偏不教你快快死，也使你消受一回。」說著，就把尖刀在他身上亂搥，渾身搥了幾個窟窿，才兜心一刀，從胸前直畫到臍下，把綁的索子也割成數十段，口銜尖刀，兩手伸入肚子裡一掏，掏出心肝肚腸，一一拋入江內。最後，才一刀割下首級，望空祝告道：「俺的叔父，俺的好兄弟於貴、朱小八，你們陰靈不遠，今日今時，李俊在此誅戮惡賊張魁，報仇雪恨，願你們早脫輪迴，超生天界！」祝告罷，不禁灑了幾點英雄淚。隨將張魁屍身首級，拋向江中，船頭血跡，教火家打掃乾淨，李俊自回艙內。這個時候，揭陽鎮上那件大血案，早已鬧動了，只見寨柵內殺死五名土兵，路上更夫一名被殺。馬雄全家，共殺死男兒老幼二十三名口，屍骸滿地，血肉狼藉，官府蒞臨相驗，中間有個汪二的屍身。有些人說，汪二近來和馬雄作對，定是他勾引賊人到此。殺害馬氏全家，但他如何也被殺在內，這卻不知道了。相驗過後，官府正沒擺佈，不意又到兩個警報，卻是小孤山張魁全家被殺，揭陽嶺下的新村，被強人縱火焚燒。後來追查之下，才知都是梁山泊好漢做的勾當，只得例行一角公文，上緊採緝李俊、穆弘、張順三名首惡，歸案法辦。其實，此時三人早回梁山泊，哪裡緝捕得到，變成個懸案罷了。

話休煩絮。且說李俊誅了張魁，大家叫聲聒噪，立刻開船，商議回轉梁山泊去。不料姚明老在船中，傷勢漸輕，神智已復，眾人說話，他都聽得清楚。便喚穆弘道：「穆二郎，你們要回梁山泊麼？那所在我不願去，請你送我回家。」穆弘道：「你們一家是自焚死了，莊院都變做白地，你待回哪裡去？」穆弘說的口快，旁人待要阻止，卻已不及說，話給全說出來。姚明老聽了慘然不語。兩隻船離了小孤山，扯足風篷，直向大江中駛去。駛了一程，姚明老忽叫淨手，穆弘便教兩個火家幫扶，將他扶到後艙，不提防姚明老慘叫一聲，躡身一躍，跳入江心，但見波濤幾卷，人已不見，江流浩浩，無從救取，大家付之一歎。穆弘更連連跌足，說道：「他好端端一家人家，只為俺一到，弄得家破人亡，這是俺害了他也！」不勝悲歎。船行幾日，穆弘悶得慌了，便道：「俺們行了這多路程，便有官兵追襲，也奈何不得了。這樣悶在船中，真會悶得使人生病，不如把這鳥船棄掉，趕早道回歸山寨，可爽快得多。」張順道：「俺也打算的，若取水路回山，非大寬轉不可，好生麻煩，俺擬明日捨舟登陸，你道好麼？」穆弘大喜，只說：「再好沒有。」次日，兩隻船駛進一個口子，便行停泊，大家趕緊收拾，把不值錢的東西，盡都拋掉，一齊登岸。李俊、史全僱好車馬，隨口說個濟州左近地名，那趕趁的夫役自也不疑，一行人充做商客模樣，分為三起，取路前進。李俊、董威、董猛是走的第一起。穆弘、史全、胡永走第二起。第三起是張順、蘇大隆等。各帶新人夥的弟兄，陸續向前進發。不止一日，那日已抵濟州地界，夫役就向李俊問道：「客人，休怪小人多嘴，當日動身時分，只說是濟州左近，如今已入濟州地界了，仍不住的向前趕路，到底要到哪裡才定？」李俊道：「你也休問，多趕一程，便加給一程的銀子，只管趕去。」那夫役道：「這可不可能。再趕過去，須要打梁山泊邊經過，聽說那裡很怕人的，俺們不願再走了。」李俊道：「莫怕，有俺在此，只管走！」那夫役哪裡肯走，只逼著李俊算帳，要卸僱回轉了。李俊拔出刀來，大喝一聲道：「當真不願走麼？老爺便是梁山泊混江龍李俊，後面走的是浪裡白跳張順，沒遮攔穆弘，都是慣會殺人的好漢。俺好意僱你的車輛馬匹，待回山後重重有賞，你却不知抬舉，要半路上退回去，誰人再說不去，俺就一刀砍他的腦袋下來。」說罷舉刀作勢，唬得那夫役一齊跪下哀求，不住口說願去。李俊把刀插好，說道：「既是你們願去，俺便饒了！」說也可笑，前面李俊這般處置，不想第二第三起也是如此，都吃張順、穆弘駭唬了才走。又趕了半日路程，來到一個去處，大家正催趕前進，火家來李俊前稟道：「前面一座大林子，有人在林子裡張頭探腦，莫不是有歹人在內。」李俊笑道：「哪裡還有比俺強的，可不怕天高地厚，敢來撩撥人，他來十個，管教他一齊都死。」說罷，便手捻樸刀，大踏步搶到前頭，走近林子，果見人影一動，有人閃了進去。李俊高聲叫道：「裡邊什麼人？不要鬼鬼祟祟，是好漢，快些出來見面。」只聽得林子裡一聲叫，一條大漢跳將出外，倒提樸刀，直奔到大路上，李俊打一看時，卻是赤發鬼劉唐。劉唐哈哈大笑道：「俺一路趕快過來，望見大路上簇一簇車輛人馬，不知是什麼夥兒，閃向這林子裡偷看，不想卻是李大哥。俺要問你，穆二郎、張二哥怎的不見？」李俊回頭，用手一指道：「那不是穆二郎麼？」劉唐看時，又一起車輛人馬來到，為頭的正是沒遮攔穆弘。劉唐站在大路上，高叫了幾聲夥計，只見飛毛腿劉通背負包裹，手提哨棒，從林子裡走將出來，大家相見。李俊便問二人：「你們上哪兒去？」劉唐笑道：「就為你們幾個人。公明哥哥因你們一去多時，不見一個回來，近日山寨有事，哥哥很是憂愁，命俺同劉通下山，一路上過來探候，倘使不見你們，要直到滄陽才定，不想走得也巧，在此地就遇見了。」當下李俊把此番做下的公案，約略告訴二劉知道，二劉不住口叫：「痛快！」這時第三起張順也到了。此地離梁山泊已不遠，只有一二日路程，路上可沒大顧忌了，三起人便並做一處，催趕前行。那日到了山下，二劉先行上山稟報。一干人將帶來的財物卸下，搬入酒店，李俊、張順打發夫役，重重賞與銀子，眾夫役歡喜，叩謝而去。

只說眾人下了酒店，店中自有分例酒食供張，大家先吃個醉飽。史全等看眼裡，說道：「人說梁山泊如何興旺，眼前看到這副排場，果然話不虛傳。」半日光景，飛毛腿劉通來了，傳大頭領宋江之命，教引新人夥的上山相見；接著小嘍囉進來，扛抬了那些財物先走。李俊、張順、穆弘、董威、董猛五位好漢，便將引史全、胡永、蘇大隆一千人上山。出了酒店，但見山下許多人馬，刀槍耀目，旗幟鮮明，一隊隊向那邊大道上走動，好生威武。史全等看了，也不知為的甚事，只覺驚心駭目是了。眾人且走，渡港登山，見另有一種雄峻氣象，直抵忠義堂前。李俊等五位好漢上堂稟話，引眾人拜見宋、盧二頭領，又見了吳用、公孫勝兩位軍師。宋江照例問過一番，便把眾人撥在李俊、張順部下，都入水寨。眾人自也歡喜，謝過二位大頭領，就向水寨而去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李俊、張順歸至水寨，得知一個消息，次日來各處探望，走到西北水寨，果真不見了活閻羅阮小七。李俊便問七哥哪裡去？童猛道：「俺昨日回到此間，頭目上來說，前日七哥為了一件閒事，氣忿萬分，獨自趕到定陶縣去，吃那裡的賊官拿了，下在牢裡。公明哥哥異常憂心，如今正派人前去救取。」李俊道：「劉唐曾說山寨有事，遮莫就是此事了？」張順道：「一定是了。」二人退出西北水寨，再行上山詳細一探，阮小七真的陷在定陶城裡，宋江已派楊志引人馬前往救取。

卻說阮小七此事起因不遠，石碣村裡有一家姓刁的，兄弟二人，哥哥名叫刁桂，綽號無毛螃蟹，兄弟叫做扁頭龜刁椿，二人打魚為生，都是光身漢子，沒有娶妻。家中只養著一個老母，兄弟都十分勤懇，忙著打魚，倒也能夠賺錢過活。刁桂為人性剛而誠樸，不善周旋，一年中常在村裡住，難得出外。每逢捕捉到魚蝦，總是兄弟刁椿上鎮去賣，易些柴米回來，一家母子三人，卻也很安逸過度。當初三阮沒上梁山泊時，本也住在石碣村裡，打魚為活，都和刁家兄弟熟識，也曾結了大夥，同去湖泊裡打魚，賣錢均分。阮小五、阮小七都喜賭錢，每上鎮去大賭，回來時輸得精光，家中沒有東西吃了，便往刁家婆婆那裡借些錢來，婆婆總照數給他，不曾回絕過，所以阮家兄弟，常說刁家婆婆是好人。刁椿不比他哥哥那樣誠樸，人很靈敏能幹，鎮子上去得多了，人家都認識了他，漸漸和他廝熟，大家都稱他是石碣村的孝子，可也敬重。鎮上有個姓畢的牙子，家裡只生一個女兒，名喚桃奴，年紀和刁椿

相等。刁椿為了賣魚之故，漸和那牙子相熟，牙子看他做人誠懇，幹事又好，合上他的心意，就挽人說合，招了刁椿為婿，和桃奴配為夫婦。刁椿雖做了畢家之婿，但是石碣村裡的老母，他仍不斷供養，一月中總得去探省幾回。不上幾時，他的丈人翁得病死了，刁椿就做了牙子，生涯更比從前好上數倍。刁椿雖然年輕，婦女身上那種情趣，他卻不很理會，哪知道桃奴青春年少，水性楊花，成婚以後，見丈夫不解風情，花晨月夕，常在暗中掉淚，自傷薄命。畢家住宅隔壁，那是一家老客店，叫做平安客店。店中來了一位客人，此人姓何，衣裝華煥，年紀尚輕，舉止異常風流。據說他哥哥做的定陶縣縣尉，可也有一點小小來頭。此人在客店裡一住幾時，不知如何，暗裡和桃奴勾搭上了。這婆娘正在春心搖蕩之時，忽地碰到這般風流年少，知情識趣的漢子，哪不打得火一般熱烈，蜜一樣甜膩。可憐刁椿如同睡在夢裡，怎知妻子在乾這無恥勾當。不久，這風聲傳出外，那姓何的一聽不對，連忙動身而去；可是沒多幾時，卻又來了。這時丑聲四播，閒話更自沸騰，有一班好事的子弟，竟做成了幾支曲兒，在大街小巷唱動。那何姓聽得不成話了，又早走了。一天黃昏時分，左近鄰舍人家，忽聽得畢家大呼大叫，有人在那裡哭喊救命，大家連忙趕進門去，只見刁椿怒容滿面，不住口大罵淫婦，桃奴披頭散髮，雙足亂跳，帶哭帶罵，口裡只喊要尋死。當下鄰舍做好做歹，極力解勸了一場，好容易將他們夫妻勸住。哪知不上幾日，夫婦又吵鬧打起來，刁椿一氣，便走回石碣村老家去，這也不在話下。

不想一過幾天，忽有人奔到石碣村來，忙忙地尋到了刁椿，告訴他道：「刁二哥，你家娘子不見了，人家都說好奇怪，不知她走向哪裡去，特來報個消息。」刁椿大驚，跟著那人就走，待到鎮上看時，但見家門緊閉，門前擁了不少閒人。刁椿進內搜尋，哪裡有他老婆的影蹤，房中箱籠物件，盡行打開，零亂得不成樣子，一應細軟東西，早已捲得精光。刁椿心裡明白，悶下一肚皮的氣，且出門來告訴街坊鄰舍，一面央人去四下探聽。約莫半月光景，忽地得到消息，這婆娘見在定陶城裡，和一個漢子同居共宿，如夫若婦。此人非別，就是那何姓客人，這婆娘踏空逃走，不問而知是預先設的計策。刁椿聞訊之下，氣忿得人也昏了，回家告訴母親和哥哥，只說要往定陶尋這婆娘。如若她不肯回家，或尋不到她的話，俺性命也不要了！說罷，掉頭徑去。刁椿去後不多幾日，忽有人奔入村來報信，連稱禍事，原來刁椿到了定陶，被人在路上謀害死了。刁桂子母得了此信，宛如青天裡起個霹靂，登時大哭，那婆婆竟哭得昏暈過幾次。次日，子母相商好了，端正下行李盤費，奔到鎮上，邀請了畢家的四鄰八舍，說個大意，要往定陶去收屍告狀。街坊中也有善心的，見他子母如此可憐，有二人自願做伴前去。刁桂子母甚喜，便和兩位街坊登程而走。那日到了定陶，下在一家客店裡，刁桂是個誠實漢子，又是在村子裡住慣的，一到這縣城裡面，弄得沒有半點頭腦，還虧這兩位街坊盡心竭力，替他奔走探聽，好容易探明下落。刁椿是被殺在東門外一條小路上，已由官府相驗，發封厝壇，若要收屍改殮，扶柩還鄉，必須向衙門中投下狀紙，得官府批准了才行。子母二人聽了，可又是一件難事。那同來的街坊，又探得那婆娘確在城裡，堂皇地做這何姓的外室。此人真名叫做何二，渾號何二虎，倚仗他哥哥做的縣尉，在這定陶城裡無惡不作。人家懼怕他的勢燄，都敢怒而不敢言。他和那婆娘這樁情事，縣裡哪一個不知道。刁椿被殺之前，有人親眼看見他到何家吵鬧，那婆娘不認他是親丈夫，一次鬧得最厲害，曾驚動過街坊，後來刁椿就被殺死在路上了。這件血案，大家背地裡都說蹊蹺，這婆娘多少有點干係；可是和姓刁的非親非族，又懼怕何二虎的勢燄，誰敢出頭說話，只不過替死者歎幾口氣，呼幾聲冤枉罷了。子母二人聽得這些說話，又自大哭一場。刁桂想到兄弟這般慘死，怎肯干休。子母在客店中商議之下，刁桂便決定先去尋婆娘說話，且待鬧破了再理會。那街坊以為姓何的勢大，只怕鬧不過吃了虧。刁桂道：「俺只思替兄弟報仇，別的可不管，便死在這裡也甘心！」那街坊自也無話。

次日，刁桂安排好了老母，便同一位街坊走出客店，徑向婆娘那裡而去。